



陸紅軍為本報題字。香港文匯報記者周逸 攝

陸紅軍簡歷：

陸紅軍在國際人力資源學術界和國際金融界具有頗高的知名度，是中國人員測評工程奠基者和人力資源發展跨文化學創立者，1994年創辦上海國際金融學院並擔任院長，是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協會主席和總部設在上海的國際人力資源發展跨文化研究協會主席。曾榮獲聯合國等機構頒發的人力資源開發傑出成就獎。陸紅軍曾應邀訪問美國斯坦福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多次應邀赴哈佛大學、沃頓商學院、世界銀行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並作演講。他在國內外出版有《人員測評工程》、《人員測評科學教程》、《人員功能測評實例》、《人力資源發展跨文化學通論》、《人員功能測評》、《人員測評與人事管理》、《首屆國際金融中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房地產市場與金融》、《金融危機與金融中心》、《知識經濟：人力資本跨入智力資本》等著作。

High-end Interview (A6)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黃超然 版面設計：余天麟

滬港「相爭」利互動 共贏更多話語權

中國計劃於2020年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向這一目標邁進，上海和香港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自從2009年國務院發文批准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以來，關於滬港之間同質化發展，在多個層面「爭食」的質疑便不絕於耳。就此，滬港金融中心頂層設計理論的構建者之一、國際金融中心協會主席陸紅軍向香港文匯報指出，滬港兩地的良性互動已經逐步產生績效，在可見的未來，更有許多方面的合作將逐一展開，在全球化格局下，滬港雙城將通過科學的創新機制，齊心協力在世界舞台上爭得更多的主動權和主導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鎮慶、周逸 上海報道

早於國務院批文15年，陸紅軍便已提出滬港雙中心的戰略性構想，並開始探索兩地金融合作的基本架構。在這漫長的時間裡，他穿越兩次金融危機和三個國家戰略，總結出「雙城、三角、四機會」的核心理論，並由此被央行、國務院等有關部門邀請參與到滬港金融合作機制的頂層設計中。

兩地互動將成「可怕組合」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確立後，無論學界還是政界，很多人心中都認為兩地「明爭暗鬥」，雖說要合作，卻互相提防，生怕被對方「爭食」。對此，陸紅軍卻給出了清晰而獨到的解釋。他說，從形式來看，滬港必要「爭食」，因為沒有同等的核心地位、產品設計和市場配置，兩者便無法互動。以人民幣為例，如果上海不搞跨境人民幣結算或投資試點，在岸中心就是一句空話，沒有了在岸市場，香港的離岸中心地位亦無法鞏固。因此，滬港在多個領域共享市場是兩地深入合作的基礎。「但需要清醒認識的是，滬港『爭食』的目的不是此消彼長，而是以國際市場為對手，為中國贏更多金融話語權。」陸紅軍認為，在同一個平台上，當滬港兩地有越來越多的交叉產品出現，市場形成了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及規模效應，那麼這朵並蒂蓮花將成為國際市場上一個可怕的組合。「放眼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條件擁有這樣的組合。放眼中國，沒有一種配置比滬港更適合完成這個歷史重任。」

統籌公平是中央基本原則

作為央行及國務院特邀的滬港金融合作頂層設計參與者之一，陸紅軍認為目前京滬港三地的主要官員對於這個層面的理解並不存在分歧。「兩年來，實際參與者們都在按照這個思維推進合作，質疑者並不完全了解情況。」

陸紅軍介紹，為了保證在這一框架下滬港不互踩地盤，協調一致，中央在最初設計時便已定下基調，上海的崛起絕不能損害香港的傳統優勢。陸紅軍表示，「如果目前有一種產品或者市場的開放會造成上海與香港發展的不平衡，中央政府肯定會慎重考慮，不輕易推出。統籌公平是最基本的原則。」

在陸紅軍設計的等三角理論模式中，「十二五」期間，京港由《基本法》為紐帶，五十年保持不變，滬港之間則是分工合作的關係，實現功能互補，而京滬之間則是金融戰略上的決策與執行關係。「其中，與香港有關的主要是《基本法》保證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五十年不變，北京很清楚這是香港社會穩定發展的支撐點，亦可能在未來對台灣起到示範作用，因此必然全力做到。」



陸紅軍接受香港文匯報上海分社社長葛鎮慶(左)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周逸 攝

記者手記

採訪中可深切感覺到，陸紅軍對滬港兩地均懷有深厚感情。他自我解讀稱，這是出於對滬港兩地研究的時間太長，太過熟悉，兩個城市均已自己的故鄉。

17年前首倡滬港金融合作

早在1994年，陸紅軍在上海發起首屆國際金融中心研討會，首次提出上海—香港共同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模式的倡議。「會上就有很多聲音在問，上海搞國金中心，那香港怎麼辦？」當時，陸紅軍並沒能回答這個問題。「只是憑直覺認為這一步對中國意義重大，但兩地金融合作關係究竟如何，的確未想明白。」這個看似無解的困惑讓陸紅軍發現，滬港合作的研究在內地是一片空白，但他又強烈意識到，這個題目對中國未來數十年的發展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依托自己創辦的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陸紅軍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探索之路。而這次在老錦江飯店舉行的會議，也被學界看作是滬港金融合作深度研究的起源之地。

深耕兩城研究十多年 滬港皆為故鄉

1997年12月2日，陸紅軍領導的國際金融中心協會主辦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研討會在香港舉行，主辦方除國際金融中心協會(IFCA)外，還有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第二天，港幣大漲。「時值金融危機剛過，我們這次會議帶給了災難中的香港一個強烈信號，世界銀行回來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回來了。」時任IMF總裁的康德蘇於2010年見到陸紅軍時這麼回憶說，由於該次會議的層次極高，會期又特別及時，IMF對此會議提案通過專門會議作了落實提出的很多方案都瞬間產生了巨大影響力。

國金中心頂層設計建議獲採納

自此，陸紅軍與香港之間的合作也變得非常緊密，他的研究團隊每年都會對金融危機進行追蹤和分析。在上海及香港分別建立了信譽後，陸紅軍的研究更為便捷。他所提出的「6+1」領導模式等關於頂層設計的建議，均在上海建設國金中心的過程中一一實現，他領導的學院還成為了上海唯一一部地方金融立法的起草單位之一。在國務院正式批准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之後，陸紅軍迅速通過研究資源建立了滬港金融高層聯席會議機制，這一機制被上海市委常委屠光紹評價為「非常有價值的探索」。

滬港金融合作 從屬國家整體戰略

問：請解釋一下您的等三角模式，具體到滬港分工合作，將呈現出怎樣的情況？

陸：這個等邊三角形將成為中國金融格局的鐵三角，但這個過程需要考驗中央政府與滬港兩地的共同智慧，如何將這個機制從更高的層面進行設計。滬港金融合作是從屬於國家整體戰略的，我們設計的基本思路是，香港能做上海不能做的事，要盡快成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上海能做香港不能做的事，要努力實現香港的趨同性配套和對稱性發展；兩地目前都不能做的，則要想方設法創新，通過機制找到替代的辦法。這個過程中，最難的是兩地都沒法做的部分。

滬港交易所股權互換增優勢

問：您是指像交易所合併之類的事情？

陸：對，交易所合併現在兩地都不能做，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考慮通過股權互換這樣的新合作架構來實現？哪怕只互換5%，對兩地交易所的立場都會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變，合作的緊密度亦會大大提高。一旦互相持有股份，很多決策、產品的發展將不再是目前格局，兩地交易所溝通和靈活性都將大大增加。

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交易商、上海作為內地體系最完整、規模最大的交易中心，兩者優勢將生成疊加效應。另一優點在於，不需要改變大的結構。

「十二五」期間香港有四大機會

問：那麼在您看來，「十二五」期間香港在角色轉型中會擁有哪些機會？應當怎樣做？

陸：我們特別高興地看到，香港已經充分意識到了這個戰略機會。在今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中，就有四點談及香港金融業，資本帳未開放下的金融服務，香港先行先試；人民幣貿易跨境結算帶動下，帶動的兩地銀行間資金流動和香港人民幣結算平台服務；發行人民幣債券；加強兩地股票市場的交易產品之間的聯繫，爭取市場參與者與中介者的互相准入，擴大兩地資金流動管道。「三個中心」構成了滬港金融合作共贏的天然橋樑，而這道「虹橋」則是上海建設國金中心初期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

人民幣國際化對港幣有利

我特別想談的還有人民幣與港幣的關係，這也是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合作機制中的又一大優勢。目前港幣與美元掛鈎，人民幣則實施一攬子貨幣政策，因此人民幣與港幣是一條線上的利益共同體。目前應該同時提升人民幣與港幣的地位，把港幣做強，對兩者都是非常好的機遇。我敢斷言，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將帶動港幣飛速發展，而港幣則將擁有全新的機會和舞臺，幫助人民幣走向國際。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國能通過這個國際化平台，把本國貨幣幣

向國際。中國越是發展，這個對沖平台就越重要。目前，在港的人民幣數量規模還太少，至少要在目前基礎上翻5到6倍才能看到規模效應，這個過程可能會出乎意外地提速。

內地發展國金中心 港機遇更多

問：港股直通車為何至今仍未有明確說法？在滬港合作中間，還有些事情是馬上可以共同來操作的？

陸：滬港之間接下來還有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做，比如ETF、國際板及資產管理及財富管理方面，大陸將有更多機會通過香港走向國際。目前大陸的財富增長非常快，國內要設計出更多服務產品，從人才到政策都有限制，因此香港又成為一個天然成熟的市場。這些機會都是在內地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湧現出來的，也是滬港合作的機制化水平不斷提升的過程。至於ETF遲遲未能推出的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方面新的產品在監管體系上有一個過程，需要非常多的部門批准。第二從產品本身動力來說，需要有一個釋放過程，比如市場呼聲很高，或者無路可走的時候，才有可能加快推動。目前可能市場仍有生存空間，因此並不急於求新求變。但我更傾向於是在某個環節上有技術方面的障礙。

合作過程應注意三特殊情況

問：滬港聯動合作對港人而言是全新認識內地的過

程，您認為香港在合作過程中應當注意哪些問題？

陸：在面對上海或者內地金融市場時，香港需要同時記住三個特殊的情況。首先，中國成為美國最主要儲備貨幣的第一債權國，現在外儲已達到3萬億美元水平，但該得到的權利目前還沒有得到。第二，我國尚未真正完成實體經濟的轉型。這會面臨很多國際關係上的壓力，承擔不該承擔的風險和責任。第三，人民幣、資本帳目尚未完全開放，而上海則已進入向國際金融中心邁進的「快車道」。

推滬港金融高層聯席會議

問：您認為除了政府及市場間的合作之外，滬港兩地還有哪些形式的合作值得嘗試？

陸：當然還有很多層面的合作可能。我們現在在探索的滬港金融高層聯席會議機制已發展至第三年。這個機制超脫了傳統的政府對政府、市場對市場兩種對接模式，通過一定的主題，將兩地金融管理部門及相關企業的核心管理層納入一個平台上互動交流，被評價為滬港合作的「第三平台」。這個平台的優勢在於，它既有官方色彩，保證了權威性和效率，又具有民間特色，可以在一種輕鬆的環境下談問題，形成的結論雙方亦都能很快接受。更重要的是，這一平台依托上海國際金融學院的教育和研究資源以及半官方背景，可以為政府及市場都想做而沒把握的事情「探路」，因此具有風向標的意義。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